

八旗汗王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努尔哈赤
天锡智勇，神武绝伦，横扫白山黑水

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现历史
阐释帝王的是非功过，为读者呈现

的风云际会，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鲜活生动的努尔哈赤。
一幅壮美的传奇画卷。

玮
珏
◎
编著



努尔哈赤

线装书局

八旗汗王

1247.53
808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努尔哈赤
天锡智勇，神武绝伦，横扫白山黑水

014013604

玮
珏◎编著

努尔哈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藏书
图书
1247.53
808



北航

C1700213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旗汗王——努尔哈赤 / 玮珏编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3. 12

ISBN 978-7-5120-1143-4

I. ①八… II. ①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523 号

八旗汗王——努尔哈赤

编 著: 玮 珏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镇

排 版: 腾飞文化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0

印 张: 48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定 价: 48.00 元



目录

Mu lu

- 第一章 体魄健硕 年少大志 / 1
- 第二章 浴血沙场 兄弟同心 / 70
- 第三章 养精蓄锐 放眼大局 / 172
- 第四章 建兵制 创女真八旗 / 209
- 第五章 战大明 祭坛盟誓 / 254
- 第六章 浴血萨尔浒 / 299
- 第七章 捷报频传 八旗军显神威 / 344
- 第八章 战辽阳 八旗军一路高歌 / 391
- 第九章 一代女真英雄 饮憾归西 / 441

第一章

体魄健硕

年少大志

大明万历五年(1577)四月中旬,辽东重镇辽阳。

几天蕙风和煦,又几天雨雪交加,经过多次交替较量,春天终于在这里站住了脚。像往年一样,清明过后,关外的气温上升得非常快,这时已经和北京差不多了。向阳的山坡漫上了一层草芽,像铺上了各种形状、深浅不同的绿毯;山沟里的白杨林,表面上似乎不动声色,可是它那细细的枝条、密密麻麻的新蕾已经鼓胀汁水;山间的密如蛛网的大小河沟开冻了,黝黑的水流在冰屑间欢笑着奔腾而去。它们就像人体的血管、筋络,正在把富于营养的血液送到白山黑水的各个角落……

辽东大地开始苏醒了!

最先感受到这一点的是那些小小的动物,鸟儿和兽儿。每天,晓光初露,成千上万的鸟儿就在山林里喧嚣起来,它们细小的毛屑在空中飞腾着,形成一种特殊的灰蒙蒙的雾,那是它们的冬衣,它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换新装了。獾、兔、獐、鹿……都走出它们躲了一个漫长冬天的老窝,在山坡上漫步;老熊也拖了一身懒骨头在山林间逡巡,它那空空的肚皮垂荡着,划过草地,哼哼着找东西吃。

它们有件比觅食更重要的事,就是急切地找一个异性,干那件与生俱来的大事。于是向阳的山坡上,阴暗的树影下,凹陷的山坳里,潺潺的流水边,它们成对成双地搂抱着、追逐着,欢乐地叫嚣着,唯恐别人不知道似的。即使处事严谨的人类也似乎受了它们的感染,开始春心荡漾了……

辽阳城西,靠近郊野有一个花园,占地足有三四十亩。从低矮的、曲曲折折的花墙望进去,是一圈高大的、密密的、笔直的松杉,再往里可以看到一个个形状各异的花圃和花坛,一条条蜿蜒的小径和一座座亭台楼阁。这时候,花园里到处是苍翠欲滴,但花色还不多。只





有一片片的迎春花绽放出耀眼的金黄……

从这儿路过的人都知道这是大明辽东经略、大将军李成梁的府第。紧接着东面就是一道高高的石基砖墙，过了一个红漆大门，就是李将军的内宅了。

李成梁，铁岭卫（今辽宁铁岭）人，字汝契，是万历时的名将。他家世代为铁岭卫指挥僉事，他本人因为家贫，没钱贿赂当权者，一直到四十岁才得袭职。后以都督僉事为辽东总兵。那时，明朝在北方的主要敌人是鞑靼。李成梁是个很有能力且勤于军务的将军，他到辽阳后，大力整修军备、修筑堡垒，和蒙古人打了几仗后，便威镇辽东。几年后，累官至辽东总兵，此时，他已在任二十年了。朝廷给他的任务是：不仅要他继续对付蒙古人，还要调制、监视女真人各部落之间的关系，必要时就代表朝廷坚决地镇压他们。

他经验丰富，得心应手，使大明的东北边陲多年没有生事。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朝廷封他为“宁远伯”，这可是封疆武将难以得到的爵位。

这年，李成梁也61岁了。他的几个儿子，都被他安插在军队里，有的做到了参将，有的已是镇守一方的总兵了！

朝廷里的朋友曾经劝他托人在京城里谋个位居权要的职位，可是他却一直守在辽阳。李成梁明白：在那人浮于事的京师，明月党纠结、相互倾轧，他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不如独处一隅，出则将士千万，退则妻妾成群，做个自由自在的“辽东王”！

时至正午，风和日丽，正是这季节一天中最好的时候。从花园的小径上走来一个女人。她很年轻，简直是个女孩子，走起路来就像小麻雀一样跳着、蹦着。她望望南边的山峰，那上面的树林仍然黑苍苍的，可是，天是湛蓝的，云是洁白的，阳光在那里闪耀，就像她的心情一样。她不顾春寒料峭，已经换上了春衣，让春风翻弄着她的裙裾。

小径的尽头是花园的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那里有两间用砖木垒起的平房。

小女子走到那里，站住，向周围打量了几眼，警觉得就像是一只小兔。当她断定周围只有鸟儿的喧嚷和风弄树叶的声音后，就悄悄地走到窗前。

她凑在纸窗上的小孔向屋里瞧着。

那小孔是她许久以前用舌尖舔破的。

房里一无声息，但床上躺着一个人。那人光着臂膀，露出黝黑粗壮、疙里疙瘩的肌肉，他蜷着腿，右腿搁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微微地晃动着。啊，他的脚掌那么大呀！

他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在读，那书几乎把他的脸全遮没了。她知道那是他读过不知多少遍的《三国演义》。

他说过，他不喜欢读书的时候被人打扰，可是，她可不愿遵守他的这个规矩。

“哈赤！哈赤……”她把手拢在嘴上压低声音喊。

那人名叫努尔哈赤，她嫌字数多而且有点拗口，就只叫后面两个字。

努尔哈赤在放下书的同时，倏地从床上跳了起来。那敏捷的反应，只有受惊的山豹才可以做到。

“谁?”

“是我,柳云……”

“还不快快进来,在外面叫什么?”

柳云像只猫儿似的溜进屋里去。

“我怕你厌恶我这时候来缠你……”柳云解释说。

“……李将军睡了吗?”

“刚睡熟,一个时辰后才能醒来……”

“你看准了没有惊动别人?”

“看准了,连狗儿、猫儿也没有惊动。那老东西睡得死死的,他对我说,等他睡着后也去睡一觉——他不愿意有人看到他那丑陋的睡相。”

她称李成梁将军是老东西。这一点,努尔哈赤始终不同意。他虽然“偷”了他的小妾,但他还是有点尊敬老将军的。

“我不是说过……白天见面是很危险的吗?”努尔哈赤皱起他那粗硬的眉毛。

“可是人家想你!”

“柳云,你早晚要弄出事来的!”

“什么事呀?不就是被那老东西发觉吗?”柳云蹭到努尔哈赤床前,扑到他的怀里。“什么也别担心了,最多也不过是‘死’,死就死好了,咱们像模像样地好过,那就没有白活!”

“你呀,总是这样……”

“哈赤,快来呀!人家好不容易来一次!”

柳云在努尔哈赤的怀里转着、蹭着,她那小手到处摸着,努尔哈赤的眼睛眯小了,搂着柳云的胳膊缩紧了。直到他喘着粗气把她浑身扒净。她觉得自己似乎落到了一只山豹的怀抱里,被他勒得每根骨头都嘎嘣嘣地响,连气也喘不得了,可是,最大的愉快也到来了。她觉得自己化作了云彩,悠悠荡荡飘游在天空中……

直到她有知觉、能够说话的时候,就紧紧地依偎在她的努尔哈赤怀里。

“哈赤,你怎么这样硬,浑身每一块肉都硬得跟铁似的!”

“我打仗、干活练出来的。——怎么,这样不好吗?”

“好,好。我喜欢你这样的男人!不像那老鬼……”

“柳云,我说过的,咱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提李将军!”

“你还是觉得他对你有恩,那么,你还带我走吗?”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努尔哈赤说,“柳云,你该回去了,别招惹出事来!”

“每次事过之后,你都赶我走……”

“柳云,再等些时日吧,”努尔哈赤说,抚摸着柳云的细腰,他怀疑,她这么柔弱的身子,怎经得住他的揉搓呢?“到时候,我会带你回建州去的。”





“快点吧，哈赤，我等不得了！”

“好的，柳云。”努尔哈赤先坐了起来，把柳云的衣服拢过来，开始帮她穿，差点儿把她窄小的内衣撕碎。

“我自己来吧，笨汉子！”柳云只好起身。

当努尔哈赤也要穿衣时，柳云却不让他了。

“等等，哈赤，我要好好地看看你，我还没有好好地看看你呢！”

说着，她又把努尔哈赤推倒，把努尔哈赤仔细打量着，就像是读一本心爱的书。

“柳云，我有什么看的，粗手大脚的！”努尔哈赤被她看得有点羞臊，挣扎着要起身，可是柳云又按住他。

柳云的眼睛里放射着一种奇异的光，就像贪婪的人看到什么渴求的财宝似的。她一边细细地看，一边嘟哝着：“啊，这才是真正的男儿呢……真好……真美……叫人看也看不够……”

最后，她看到努尔哈赤那两只硕大的脚丫子了。

“柳云，别看了，我整天练功、干活，两只脚怪臭的！”

“好男人的脚才臭呢！老爷的脚不臭，可是，两只脚干瘪得像鸡爪似的！”

忽然，她看到在两只大脚的心里都有七颗小小的但很明显的红痣，那样子就像天空中的北斗星。

她惊异极了：“哈赤，你的脚心里怎么各有七颗红痣呢？”

“谁知道呢！”努尔哈赤不以为意地说，接着，他拢过自己的衣服，一边说一边穿，“天生带来的吧——我阿玛脊背上有一片红痣，传到我，就长到脚心去了！”

“哈赤，也许有什么说法呢！”

“没有。”努尔哈赤说，“小时候，我额娘曾抱着我见过许多巫婆、神汉，有的说那是灾异，有的说那是福星……不管它了！”

“哈赤，”柳云眼看着努尔哈赤那身腌臢的衣服把他那光亮、黝黑的胴体遮挡起来，有点惋惜。“有个术士常常来老爷家，我留心给你问问？”

“柳云，我跟你说过几次了？绝不要多管我的事！”努尔哈赤往外推着柳云，“你走，你快走吧！也许老爷已经醒了正在找你呢！”

“我这就走……”她走了几步，又转回身来，可怜巴巴地求他道：“哈赤，抱抱我，再抱抱我……”

努尔哈赤踌躇了一会儿，也许是为了让她快些走吧，向她张开了两臂……

努尔哈赤是女真人。

东北长白山、黑龙江一带的广阔地域，是努尔哈赤先世活动的气势磅礴的舞台。

那时，女真部族发展起来了。大体说来，有三大集团：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其中又有几十个部落，各自为政，时时地相互攻杀。



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最早的记载是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尔。

努尔哈赤的这位老老爷爷,据说曾做过元朝末年的万户。万户的官职是世袭的,猛哥帖木尔统领着自己的女真军和别的女真万户一起为元朝把守着北方的大门。换了明朝以后,猛哥帖木尔仍居旧职,但他为躲避明朝和被驱逐的蒙古人的战争,率领部族迁移到图们江下游的斡木河一带更适合游牧和耕种的地方。

明成祖朱棣在得到皇位后整顿边事,派千户王教化等持他的手谕到斡木河去招抚猛哥帖木尔,并表彰他“能够恭听朕命,归心朝廷,朕甚嘉之。”

猛哥帖木尔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一大好的巴结朝廷的机会,跟随王教化进了当时的京城南京入朝。明成祖“授猛哥帖木尔建州卫都指挥使,赐印信、官袍、金带,赐其妻濮卓、衣服、金银和绮帛。”这样一来,猛哥帖木尔又成了大明的正式官员。所以说努尔哈赤也是簪缨世族出身了!

永乐十年,猛哥帖木尔再次来朝(这一次是到迁都后的北京),明朝增设建州左卫,敕封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从此,他和明廷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永乐二十年,猛哥帖木尔还参加了明成祖反击鞑靼军的亲征,并立有战功。接连被封为都督佉事、右都督佉事,成为明朝镇守辽东一带的骁将。

猛哥帖木尔对明朝的耿耿忠心,对包括努尔哈赤在内的后裔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努尔哈赤的五世祖是董山(也译作童仑),是猛哥帖木尔的次子。在父亲被“野人”杀害后,他和他的叔父争袭建州卫的官职。明廷为了平息争端,设置了建州右卫。这样,建州女真就有三卫了。他们共处一地,互相联姻,后来成为满洲民族的主体部分。

董山的势力发展很快,大有统一建州三卫之势。在明朝看来,这是使不得的。因为明朝对东北女真的政策是:“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貽中国之安。”也就是说,利用他们的矛盾,挑拨离间,好对他们进行统治,以保持中原王朝边境的平安。明廷的这一手,女真的上层贵族当然看得清楚,董山起而反抗了。他借口反对明朝政府的压迫,不时地出兵辽东地区“犯抢”,掠夺耕牛、马匹、财物和人口,给辽东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这是猛哥帖木尔之后,建州女真头一次和中原明朝发生的冲突。

明廷是绝不会让建州女真发展为自己的强敌的。成化三年,明廷借故将董山杀死,又令大臣李秉、赵辅统兵分路并进,血洗了烟突山下的董山屯寨。声言要“捣其巢穴,绝其种类。”这次用兵,共斩、擒建州三卫一万多人,使他们“焚荡殆尽,部落残破”。给建州女真造成几十年平复不了的创伤。

董山被诛后,明廷叫他儿子妥罗执掌建州左卫。弘治中又晋升其为一品大都督。他曾五次进京朝觐。从这事上看,明廷也够蠢的,杀了人家的父亲,又让儿子袭了父亲的职,人家能不记仇吗?可是,这也是那时的常理:董山被诛,是他自己有罪,让他的儿子袭职是天朝的恩典,他一家只能感恩戴德。再说,董山一家在建州仍有很大的势力,也只有他们才可出头收拾残局。



妥罗是个屎包,软弱无能,直到他死也没能把建州恢复到父亲时的兴盛,只有给明廷朝觐纳贡的本领。明廷当然最喜欢这样的代理人了。

努尔哈赤的高祖叫锡宝齐篇古。他是董山的三子,是妥罗的弟弟。他一辈子没做出什么像样的事来,大概和他的乃兄一样的无能吧?

他留下了一个儿子,叫福满。这使他在大清的历史上堂皇地记了一笔。因为,福满是努尔哈赤的曾祖,后来,清朝尊他为兴祖直皇帝。

福满有六个儿子。长德世库,次刘阐,三索长阿,四觉昌安,五包朗阿,六宝实,称为六贝勒。四贝勒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他们六人环卫而居,最远的也不过二十里。董山之后,干出点名堂来的,要算这个觉昌安了。历史上说他“英勇善战、素多才智”,后来被清朝尊为景祖翼皇帝。他袭了位后,把都督府设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境)。他率领兄弟子侄打败了相临的强悍寨主硕色纳、加虎等,收服了五岭以东、苏克素浒河以西二百里内的诸部落,势力日渐强盛起来。

觉昌安接受他的祖爷董山的教训,明白要想扬名立万、扩大版图,那非得和大明搞好关系不可。于是他千方百计地和明朝的总兵李成梁相勾结,得到了他的默许。

觉昌安有五个儿子。长礼敦,次额尔克,三界堪,四塔克世,五塔察篇古。塔克世也是“一世才俊”,很被父亲看重。他帮着觉昌安干了许多大事,被认定为觉昌安的接班人。最要紧的他便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后来被清朝尊为显祖宣皇帝。

努尔哈赤的先世,从猛哥帖木尔到塔克世,历六代,历时二百年,由斡朵里经斡木河到凤州,再由凤州经斡木河到达苏克素浒河谷,几经周折、数荣数衰,最后定居在赫图阿拉附近。他们在建州三部中“居中雄长,地最要害”,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明嘉靖三十八(1559)年,努尔哈赤就降生在这个有点显赫的家族中,可是他的少年时代是很不幸的。他十岁时便死了亲娘,就像民间故事中常说到的那样,后娘待他很不好。逼他干苦活、累活,却吃不饱、穿不暖。父亲宠爱他的新妻子,很听她的话,也认为努尔哈赤是个懒惰、倨傲、不尊敬父母的孩子,对努尔哈赤总是训斥和打骂。在逆境长大的他,养成了沉默寡言、忍气吞声的习惯,他从不分辩,从不诉苦,从不乞求怜悯。但他身体里却是满腔烈火,在熔炼着他的理想和意志。

不分严寒酷暑,他腰里别一把柴刀,背一个荆条编的筐篓,天不亮就上山去,直到天黑才回家。那无边无际的山林是他的自由世界。他在那里砍柴、打草、挖参、收集山果。山野中也有许多高人,他们教这个浑身乌黑的“野孩子”认识这个世界,还教他射箭、练武等许多本领,那也是他的课堂。

稍微大一点,他就跟着伯伯叔叔们到汉族的城镇去赶集市了。他去的最多的是抚顺。在那里,他把自己辛苦得来的人参、山果、毛皮和乌拉草换成钱,养活自己和比他小六岁的同母弟弟舒尔哈齐。每次到抚顺去,总要在那里盘桓几天。他绝不跟大人们到那些灯红酒绿的地方,去吃去喝去玩,他有自己感兴趣的所在。那些说书唱戏的摊子和窝棚对他有着



巨大的吸引力。在那里,那些戏子和说书人以最通俗、最生动的方式向他宣讲着悠久而又极为深厚的汉族文化和历史。朝代的兴衰更迭、宫廷的明争暗斗、英雄的慷慨悲歌、百姓的欢乐辛酸……都使他感奋和激动。他的心哪,就像是块干涸的土地,对汉族的文化雨露总是吮吸不够……

再能忍受的人,他的承受能力也有个限度。一天,他从抚顺的集市回家,听到弟弟舒尔哈齐正在哇哇地哭叫,他们的继母也在狼似的吵嚷。他冲进正房里一看,见舒尔哈齐光着臂膀跪在地上,继母正用皮鞭疯狂地抽打他。努尔哈赤急了,他夺下鞭子扔到院子里,拉了舒尔哈齐就走,到了他们的房里,才问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事情十分简单:饿极了的舒尔哈齐偷吃了一点继母煮的马料……

努尔哈赤气得浑身打战,顾不得给舒尔哈齐疗伤,就拉了他到爷爷那里去告状。

在说明了情由之后,努尔哈赤哭诉道:“爷爷,您要是不管我们,我们就无路可走……”

觉昌安这时年纪大了,已经把部落里的事情交给了儿子塔克世,儿子的家事他就更不好管了。他一边叹着气,一边拿出上好的金创药,和了香油给舒尔哈齐敷在伤口上。

正在这时,父亲塔克世追到爷爷这儿来了。他仰着脖子、红头涨脸地大骂两个儿子不孝,一定要他们回家去给继母赔罪。

爷爷站出来说话了:“塔克世呀,你指挥了千军万马,怎么被一个婆娘弄得昏头涨脑了呢?好吧,我到你家去,替两个孩子向你那满脸横肉的婆娘赔罪去!”说着,抓了帽子就要往外走。

“阿玛,这哪儿成!”塔克世赶忙挡住觉昌安,把他按在火炕上,“不过,阿玛,你老要是看着这两个孩子好,你就收留他们吧,这样,我家里才能安静些!”说着急急地跑了。

“孩子,到你们外祖父家去吧!”爷爷说,“你们只要在赫图阿拉,我就没理由老是把你们留在这里。去吧,我会去看你们的!”

第二天,十五岁的努尔哈赤和九岁的舒尔哈齐去投奔外祖父了。

他们的外祖父名叫王杲,也是建州女真的一个著名首领。谈起他的出身,好像就不那么光彩了。他的父亲多贝勒靠着把持水渡勒索客商发家,钱多了,就养了一支军队,成为地方上的一霸。明朝边将把他视为心腹之患,就示意哈达部首领王台设计将其害死。多贝勒死后,他的子女也随之云散。唯有一个叫阿突罕的存留了下来,他改名叫王杲。因为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被明朝的一个台御史所收养。几年后,他勾搭上了那位台御史的小妾,逃回了老家。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干父亲的老本行发达得快。于是,他召集父亲的旧部,仍然占据古勒山到玛尔墩一带地方,抢夺敕书,拦截客商,把持贡市。几年后,就很有些势力了,他便自封为都督。

十多年前,他看到建州爱新觉罗家渐成气候,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觉昌安的四儿子塔克世为妻。努尔哈赤常到外祖父家里来,他虽对外祖父的土匪习气有些厌恶,但对外祖父的那种冒险、进取精神深深钦佩。



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来了，少不了对外祖父哭哭啼啼。

“哭什么？”外祖父喝道，“努尔哈赤，你也十多岁了，为什么不带领着弟弟干出个样儿来给你们的父亲和那个后娘看看呢？”外祖父的呵斥正合了努尔哈赤的脾气，他用袖子把眼睛一抹，就一滴眼泪也不掉了。

“你们的父亲，那个塔克世，我早晚要好好地教训他一番，叫他知道我王杲不是好惹的！——至于你们，既然投奔我来了，我就收留你们。以后要是有了出息，就跟着我干，要是没有出息，那也不要紧，外祖父总有一碗饭给你们吃！”

努尔哈赤兄弟只在外祖父这儿待了一年多的时间，灾祸和转机就同时来了。

王杲在这里兴风作浪、独霸一方，经常勾结蒙古土蛮入边抢劫，还先后杀了辽阳副总兵黑春等几个大明的戍边官员，气焰十分嚣张。后来，他竟窜到抚顺，诱杀了备御裴承祖。明廷十分恼怒，要收拾这伙匪众了。正巧，李成梁第二次被朝廷派到了辽阳任总兵，他正想找个机会向朝廷表示，辽东只有他才能镇得住，只有他才能使东北边境安静无事。

消灭王杲就是个绝好的机会。

他还是用他过去的策略，对女真人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等王杲彻底孤立后，他便带领大军直扑王杲的老巢古勒山营寨。王杲拼死抵抗，发矢如雨。明军用火炮、火箭还击。这天风大，明军便顺风放起火来。王杲的营寨成了一个硕大的火团，不知有多少女真百姓葬身火海。王杲好歹冲出包围，落荒而逃。

努尔哈赤拉着弟弟舒尔哈齐的手，东冲西突，从火堆中跑了出来，满身是火，连脑后的小辫子也烧着了。

“哥，怎么办呀？”舒尔哈齐哭叫着。

努尔哈赤抱着舒尔哈齐打滚，想把火压熄，可是，他们滚成了个“土驴”，火焰仍在他们的棉衣上爬。没法儿，努尔哈赤拉着舒尔哈齐跳进了一条刚刚结冰的小河……

等他们从河上上来，看见的是面前林立的马腿。再往上看，是几十个衣着整齐的汉官，他们的一双双眼睛望着他们哥俩儿。

努尔哈赤的父祖很早就臣服于明朝，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讲些“上国天朝”的故事。说他们是如何地讲求仁义、敦睦邦邻。这时，努尔哈赤怀着希望拉着弟弟跪在最中间的一位官员面前。

“唔，这不是两个孩子吗？”

“老爷，放我们出寨吧！”努尔哈赤可怜巴巴地叫道。

“说一说，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李成梁威严地问他们。

努尔哈赤想：他们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都是受过大明朝册封的戍边官员，他们因为忠顺曾屡屡受到朝廷的嘉奖，便哭着报了自己的家世。

李成梁的脑瓜转了一下，他想：对女真人征抚相兼、分化瓦解是朝廷的既定政策，拉住塔克世一家还是很有用处的。于是，他说：“你们虽是王杲的外甥，但和王杲的家人不是一



回事儿。再说,你们的父祖对朝廷一直忠顺,我怎能为难你们呢!——来人哪!”

李成梁喊了一声,立刻,有两个穿号衣的兵丁,跑到李成梁面前躬下身子。

“把这两个孩子领到后面去,让他们烤烤火,找几件干净、暖和的衣服给他们换上!”

“是!”两个兵丁答应一声,便拉着努尔哈赤哥俩儿走了。

几天后,李成梁收兵回到辽阳,把努尔哈赤哥俩儿也带到了那里。让他们做了他的“小侍卫”。他看两个孩子聪慧伶俐,很是喜欢。特别是努尔哈赤,年龄大些了,更是合他的心意。他虽是女真人,但他会说汉话,会写简单的汉文,还懂得汉族的一些礼仪。这对他和女真人的沟通很有帮助,就更觉得有用处了。

过了些日子,塔克世知道了“李大帅”剿灭王杲的消息和他的两个儿子被大帅“救”到辽阳,特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赶到辽阳来。

他来见李大帅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和那个岳父划清界限,另外,为孩子向大帅表示谢忱。总之,是为了对明朝边官李成梁的进一步拉拢。临走,李成梁让他把年龄太小的舒尔哈齐带走,留下了十七岁的努尔哈赤。

那时正是多事之秋,特别是东蒙古诸部落不时地入边抢掠,作为戍边大将的李成梁必然要东征西讨。每逢出征,他总是把努尔哈赤带在身边。他有很多亲兵,其中有许多人对他忠心耿耿,而努尔哈赤却是个陌生的女真少年。李成梁到底喜欢他哪里呢?也许是他那张浓眉大眼的脸,也许是他那默默无声的性格?抑或是他一行一动中透露的勤勉忠诚呢?

后来的一件事证实了李成梁的眼力。

一次,蒙古土蛮部进犯长勇堡,李成梁率兵前去迎击,战事激烈,他把身边的预备队都发出去了,没想到一小股蒙古人从他身后的山坳里冒了出来。李成梁有点着慌,因为他面前只有包括努尔哈赤在内的几个护卫,这时,努尔哈赤却表现出了李成梁意想不到的神勇。

他一手举刀,一手拿盾挡在了李成梁前面,和蒙古人展开了肉搏。他的行动鼓励了别的护卫,他们也以努尔哈赤为榜样,在李成梁前面组成了一道不可摧毁的人墙。就这样,他们一连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等李成梁的部队回救,努尔哈赤和他的伙伴们已是个个鲜血淋漓了……

从那以后,李成梁更加信任努尔哈赤了。

使努尔哈赤不能忘怀的是他跟随李成梁的京都之行。万历六年,李成梁进京述职,他问努尔哈赤:“愿不愿意跟我到京都去?”

努尔哈赤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睛亮了。

“努尔哈赤,我看得出你是个有出息的小伙子。将来,你也许能够袭了你父亲的职,可是到死你也出不了你们女真人那个窝巢。你要想跟我干大事业,那就得读汉书、见大世面!在当今天下,论人文荟萃、论繁华鼎盛,那是没有胜过京都的了!”

那是努尔哈赤头一次进京,他被北京的盛景惊呆了!

李将军到宫中觐见皇上,或去拜访朋友,他就在北京里蹀躞着。他围绕着紫禁城转了



三天。那蜿蜒的红墙,那金碧辉煌的殿阁,那高大的阁楼和城门,那威武雄壮的一队队士兵,使他瞠目结舌。他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气势压抑着他,把他七尺男儿压得很小很小,小得就像一条蜷缩在红墙下面的小虫儿。

在过去,他觉得建州就是整个天下,他的赫图阿拉就是女真人最大的城市。他也有个大大的京都,可是他想,那京都再大也不过有赫图阿拉的几倍大吧?

现在他明白自己错了。眼前的京都不仅大得不得了,而且有着赫图阿拉永远不会有有的东西!北京是一轮照耀天下的太阳,而赫图阿拉至多是一颗小小的星星……

他哭了,为什么呢?他说不出。是为女真人而哭吗?是为自己的渺小而哭吗?是为面前有一个他不能理解的势力而哭吗?

以后几天,他开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溜达。他看到了北京人的生活。那整齐的道路几乎看不到赫图阿拉触眼皆是的牛羊,更看不到一堆堆的粪便。就是最偏僻的去处,那房舍也比女真人的百姓好十倍!靠近市中心的建筑那更是令人羡慕。即使是女真贵族也是住不上的!

后来,努尔哈赤从北京城的表面注意到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汉族人的生活和文化。他并没有接触几个读书人,他从北京一家挨一家的商业铺面和拥挤在大街小巷的络绎客商,从触眼的布告、公告和广告,从北京人的交往和谈吐,从书房的琅琅书声和各家各户门板上的对联和庙堂里的碑碣……他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深厚的文化意蕴。他感到似烈火烧灼般的痛苦,他坠入嫉妒的深渊……

他一遍一遍地问自己:女真人在强大的汉族人面前,难道永世不得翻身吗?就只能做他们的附庸,被他们蹂躏、统治吗?难道“长生天”就是这么安排的吗?

直到这时,他才发觉不知何时,在他的内心深处,就潜伏着对汉族的反抗的火种。过去,他一直没有觉察到,现在,在古老的北京城里,它浮现出来了!

在回程的路上,他比过去更加沉默了。

“努尔哈赤,这几天,你看遍了北京么?”李将军问他。

“北京城太大了!”

“是呀,北京城是很大,但核心是紫禁城。你绕着紫禁城转了几遍?”

“三遍。”

“有些什么想法?”

努尔哈赤好久不说话。他心里是有很多想法的,但他不知从哪里说起。直到李成梁再三地要他说一说,他才用袖口抹一抹汗津津的额角说:“那紫禁城使人想不到的高大,使人想不到的巍峨,想不到的富丽堂皇……”

“是的,你是想不到。从没见过嘛!——还想到些什么呢?”

“还想到……它……它压在全中国人的心上,永远使他们翻不动身!”

李成梁听了努尔哈赤的话,想了想,哈哈大笑起来。他说:“努尔哈赤,你真是和别的女



真人不一样……其实，你说得也没错。北京城就是要镇服全中国的蒙古人、女真人、南苗人、西番人……无论什么人都要接受天朝的统治。有些异族的头领，在自己的窝里作威作福，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可是一到北京城，绕着紫禁城转一遭，就认识了自己不过是蜷缩在荒草野坡里的一只兽……”

努尔哈赤的眼角里又渗出泪珠。

他觉得李将军的话是对的，就像天是湛蓝的太阳是金黄的一样对，可是他心里却受到了压抑，有点透不过气来。

“努尔哈赤，像你的父祖那样归顺天朝吧！永远做天朝的顺民，老老实实地为天朝守边，几代后，你们也就是汉族了！”

努尔哈赤不能反驳李成梁的话，他却听出了其中的滋味，那不过仍把他们看做是几条为朝廷守边的狗……

回到辽阳后，李成梁待努尔哈赤更好了。只要有时间，他就把努尔哈赤叫到面前，教他读汉书，讲汉族的历史典故。这也使努尔哈赤十分痛苦。因为，他们女真人的历史，只能数上几代去，再往上就是些迷离恍惚的民间故事了。

努尔哈赤贪婪地学着，就像干涸的土地吸吮着雨水。

历史有这样的记载，说他们的关系融洽，“形同父子”。

二

辽东地方，蒙古人和部分女真人虽然明里暗里地时常掠边，但还是安静的时候比较多。努尔哈赤除了习练武艺外，便自动到将军的花园里，帮着几个年老的园工侍弄花木，做些锄草浇水的事。后来，因为园工们常常偷东西，管家一怒之下，把他们赶了出去。几个月后，十多亩的大园子竟没有荒废掉，反而更加郁郁葱葱、花团锦簇，就是因为有努尔哈赤的照管。

李成梁为这事多次称道努尔哈赤，并吩咐管家给他增加月例钱。但将军仍然说：“还是另外找几个花农好。努尔哈赤是我的亲兵，他还要练武和学习功课，怎能老是干这些琐碎事！”

后来不知因为管家忘记了还是怎的，他始终没有雇用新的花农，努尔哈赤也就继续干了下去。他只向管家提出要在花园边上的几间小屋安家。

那几间小房子，造得还算齐整，一年四季笼在绿树花荫下，曾是将军的三公子在家时的读书之处。一年前他投身军界后，便空了出来，放着些零零散散的垦园工具，如锄镰锹、铁桶绳索之类。

在这小房子住下来之后，努尔哈赤便有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他可以在这里读书，在树



荫下练武，休息时在这里编织自己的梦。

一个闷热的晌午，他在花园里干的时候多了些，想赶在大雨到来之前，把花园里的杂草锄干净。头顶的太阳炙烤着他，使他有点燥热。他把那件薄薄的汗褙子脱下来扔在树杈上，露出肩背上疙里疙瘩的肌肉和珍珠般的汗珠。

忽然，一只圆圆的苇笠扣在他的头上，立时，他的上半身就笼在一片小小的阴凉里。

这是谁呀？

努尔哈赤回头看了一下，惊出一身冷汗。

她是李将军刚刚过门的小妾——柳云！

努尔哈赤想说一声谢谢，但他没有说出口。

在四下无人，寂静无声的偌大的园子里，他们站在一起，就是难以说清的嫌疑，何况她还给他戴上了一顶苇笠！

努尔哈赤想逃，逃回到他的小屋去……可是逃就逃得了吗？

他想说几句郑重规劝的话，甚至把她送到将军那儿去，以洗刷自己，但那样就可证明自己无辜吗？

他愣愣地一动不动，就像变成了一尊石像。

柳云也在望着他，那样子就像是一位艺术家在欣赏一件难得的艺术品，那样地痴情，那样地贪婪，那样地忘乎所以！

虽然是不自觉的，努尔哈赤也在痴望着她。

李成梁有七八个夫人，除头几个已经或臃肿不堪，或干瘪枯瘦外，其他的几个都有几分姿色。努尔哈赤在将军府上都经常看到的，但他似视而不见，她们的姿容一丝一毫也牵动不了他的心。

一日，他正在伺候将军吃茶，忽然听到内间的门帘一闪，响起了女人的裙裾声，接着是一阵扑鼻的清香，他知道一个女人走来了。

按规矩，他是应该回避的，他刚要向将军告退，将军却用眼神止住他，笑吟吟地对他说：“努尔哈赤，这是我的小九，刚过门的……”

将军那语气就像是向人炫耀一件刚刚得到的宝贝。

“拜见九夫人！”

九夫人望着将军，意思好像是在等待将军介绍面前的男子。

“啊，他叫努尔哈赤，是女真一位都指挥的儿子。”李成梁说，眼睛里含着笑意。“他跟我好几年了，有一次，他还救过我哪，现在他是我的爱将！”

“见过……哈赤将军。”九夫人眼睛望着努尔哈赤，膝盖稍微弯了弯，算是行了礼。她像许多汉人一样，叫不好女真人的名字，头一次见面就省去了前面的两个字音。

本来这样简短的见面礼就算完事的。可是九夫人仍在望着他，而努尔哈赤呢，心儿就像被什么戳了一下，差点儿使他失态，他连忙向将军行了礼，退了出去。直到回到他的小屋

里,他还在想着那位九夫人。

“真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猪猡!”他骂了自己一句,就跑到屋外去练功。

他想用这办法把眼前的影像“冲洗”掉,好使自己轻松起来。

等他练得浑身汗水回到房里后,那九夫人的模样仍在眼前晃动。

是的,那个九夫人的确是个惹人爱怜的女人。她几乎还是孩子,生得身形袅娜,面容俊美。不,不!只这样说还不行,漂亮的女人,努尔哈赤见过许多,可是,哪个也没让他这样动心过。应该说,她有一种令人说不出的魅力,在举手投足之间,在一顾一盼之瞬,就把人征服了!

努尔哈赤有一种预感,觉得这个女人将要葬送他在将军这里的前程,就小心谨慎起来。并发下誓言,除非将军传唤,绝不到内宅去了!

可是他的誓言是无用的。一是将军两天见不着努尔哈赤,就派人来叫,二是那个九夫人常常问起他:“老爷,怎么没见那位小将军呀?”

李成梁绝不会怀疑他的爱妾会和一个蛮族人有什么。在这些汉官看来,那些女真亲兵、裨将,不过是些经过训练后,忠于主人的战马、走狗之类,汉族女人是不可能和他们有什么感情的。

努尔哈赤只好回到李成梁的内宅去。

只要他们同在一处,那看不见的情感的千丝万缕便接通了。在这里,努尔哈赤了解了九夫人的简单身世。她叫柳云,原是京都一位御史大夫的丫头。后来,那位京官儿犯了事,下了大狱。家产充公,家属流放,他的仆妇人等大部云散。李成梁在京的朋友知道他有好色之癖,就给他物色了一个婢女送来。

谁知这个遭遇坎坷、命薄如纸的小丫头却有几分性格,她几次寻死觅活,不肯俯就面前这个手握大权的“辽东王”。可是,那个年过半百的老将军却被她迷住了。动员几个能说会道的婆子和几位已失去颜色的夫人再三说合,她才勉强答应。她的条件是:她只伺候老爷三年,三年后随她自去。

“好好,”李成梁说,“就只三年!三年后,我给你份丰厚的嫁妆送你走!”他想,过上三年,你这野马不驯顺了才怪哩,那时,赶你走,怕是你也不会走的!

知道了这一切后,努尔哈赤对她就不只是爱怜了,其中还有几分钦佩。

他对他的真实情意,努尔哈赤是这样知道的:一次,北京来客给将军带来了黄山新茶,将军要努尔哈赤给他冲了一壶。等茶“熟”了后,努尔哈赤只给将军倒了一杯。九夫人在一旁坐着,努尔哈赤只向那边望了一眼,没敢给她送茶。

“给九夫人也倒一杯呀!”将军吩咐道,朝九夫人笑笑,“你瞧,女真小伙子就是憨厚,直到现在,他还是只认我是他的主人!”

听了将军的话,努尔哈赤默默地给夫人捧过一杯茶去。按说,夫人对下人的敬茶是不必接的,随他放在桌上就行。可是九夫人竟两手接过,这样,他们的手就不可避免地接触

